

最后的 言灵师

THE LAST
KOTODAMA MASTER

莲洛

—— 著 ——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THE LAST
KOTODAMA MASTER

最后的 言灵师

莲洛

— 著 —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言灵师 / 莲洛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52-5326-6

I. ①最… II. ①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2370号

书 名 最后的言灵师

著 者 莲 洛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贾松波

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880mm×1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23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5326-6

定 价 38.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小说



目录

THE LAST KOTODAMA MASTER

第一章 家里的孩子有点怪	1
第二章 家里的爸爸有点蠢	18
第三章 家里的孩子太上道	39
第四章 家里的孩子震惊了	58
第五章 家里的爸爸吓哭了	73
第六章 家里的孩子太机灵	95
第七章 家里的爸爸要翻身	114
第八章 家里的孩子不一般	135



目录

THE LAST KOTODAMA MASTER

第九章 家里的儿子好神奇	154
第十章 家里的爸爸要奋起	167
第十一章 家里的孩子暴露了	186
第十二章 家里的孩子爆炸了	200
第十三章 家里的爸爸愤怒了	221
第十四章 家里的儿子真强大	239
第十五章 家里的儿子有异变	255
番外 未来的日子里有你存在	278
后记	315

第一章

家里的孩子有点怪

黑元间1782年冬至，格外寒冷的冬天并没有令洛牙大陆上英勇好战的人民沉寂。

沿着塞罗河两岸的战火依旧在不断蔓延着，直至昨夜天气骤变，暴风雪突降，就连宽阔的河面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不愿服输的光明阵营和暗夜阵营这才暂时收起了武器，极不情愿地退回到属于自己的领土之上。

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对人族战士们的战斗力有着很大影响，物资消耗倒成了小问题。但事实上，光明阵营内部此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他们所追随的信仰——光翼大人斯莱特莫名失踪了。

“主教大人，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哦！我的天，愿全族人民保佑光翼大人能平安归来！”

“敬爱的光翼大人……”

“安静！”指挥台上，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灰发老人用手中的权杖狠狠敲打着地面，前一刻还喧闹如菜市场的大堂内霎时间寂静无声。

“听着！光翼大人的失踪一定与暗夜阵营那群卑鄙无耻的小人脱不了关系！为了光翼大人，这位光明阵营的最高信仰，我们一定要带领全族人民早日杀出一条血路！”

“杀！”族中举足轻重的长老们、各部落的头目纷纷举起手中的弓箭镰刀，热血沸腾地齐声呼道，喊声响彻教堂。

“一定要杀得他们片甲不留！”

洛牙大陆上的人族居民们天生就是好斗的，这点绝对毋庸置疑！

领袖在，我们战。

领袖不在，我们更要战！

而同一时间的洛牙大陆南端，与光明大殿堂完全相反的方向，一个贫穷落魄到连当地政府都特别不愿意承认的小村子里，司徒天睁开迷茫的双眼，缓慢地从硬板床上坐了起来，抚住额头，晕晕乎乎的脑袋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这里是哪儿？

他用力捏了捏太阳穴试着激发出自己最清醒的状态，因为对周围的一切他完全没有印象。

硬到硌腰的木板上随便铺层破布就成了床，房间面积不算小却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木质窗框在风中不断摇晃，显得格外脆弱，而窗口下方的地板上已经堆积了不少雪块，凉气森森，洁白冻人。

司徒天下意识地搓了搓手掌，此时才后知后觉地有了反应……

屋里冷，非常冷！四处漏风！

“阿嚏，阿嚏！”太冷了，司徒天不禁裹紧了身上的棉被。

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被子了，因为根本就摸不出一一点棉花来，厚度甚至比不上他身下压着的破布床单。

还真是家徒四壁啊！

一贫如洗已经不足以形容这里，蟑螂们说不定都已经含着眼泪搬走了。

那么，这里究竟是哪儿？

我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司徒天试着下床，却被一阵凶狠的眩晕阻止，嗓子仿佛在冒火，身体笨拙地跌回了硬板床上，胳膊腿摔得生疼。

就在他万分疑惑的时候，那扇一碰就会掉木屑的房门被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了。

司徒天眯起眼睛朝那边看了过去，并没有看到任何人走进来，但是门又确实被人给关上了……从里面。

视线还有些模糊的他听觉变得十分灵敏。

有人进来了，不止一个。

“快看，他醒了！”是一声清脆的男音。

紧接着那扇可怜的门被开开关关反复数次，窸窣窸窣的脚步声不断，房间里又响起了一道男声，有些低沉地说：“真的醒了？”

“嗯。”

司徒天依旧是满脑子疑惑。

声音，都是从下面传上来的。

眨了眨眼睛，司徒天朝着声源看了过去，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看不清楚表情的小少年逐一排开，脸蛋稚嫩，最小的看上去也就六七岁的样子，有的手里捧着东西，有的开始撑起胳膊往他的硬板床上爬。

“你们是谁家的孩子？”

“……”五个小少年因为他的问话集体暂停了手上的动作。

空气似乎在瞬间凝结，没有一个人回答司徒天的问题。

已经成功攀上了硬板床的小少年脸颊被冻得通红，苍白的小手还拉扯着他身上单薄成片的被子一角，目的明显——很想钻进暖暖的被窝里，但是……

“喀喀，你醒了，难受吗？”他有些僵硬地仰起头，对上了司徒天询问的目光。

“还可以。”此时脑子一片空白，不过司徒天对孩子还是很有好感的。

尽管眼前还是像隔着一层纱似的朦胧，可近距离的观察还是令他看清了床上少年肉嘟嘟的小脸蛋和水灵灵的大眼睛，以及缺了口的门牙。

是个讨喜的孩子，他忍不住揉了揉少年的脑袋，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了许多：“告诉叔叔，这家的大人呢？”

“……”男孩无声地蠕动着嘴唇，目光却瞥向了床下的另几个男孩。

结果四张刚才还面无表情脸此刻表情非常精彩，虽然没有说话，但男孩依旧从中读出了不少的嘲讽话语：叫你冲得快！活该！看你怎么答！

男孩的表情瞬间萎靡了。

一群浑蛋！等小爷成年……

“怎么不说话？”司徒天边揉眼睛边问。

床边的小少年推了推鼻梁上的小眼镜。

再这样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啊。

于是，几股视线在空气中迅速汇集又分开，快得令人无法反应，接着

就听到这些眨巴着大眼睛的少年用他们清脆带稚嫩的嗓音齐声呼喊：“爸爸！你终于醒了！”

司徒天：“……”

司徒天可以确定自己失忆了，原因不明，而唯一还有印象的就是关于自己的隐藏职业——言灵师。

言灵是什么？其实就是交流，通过交流来影响环境，而绝对言灵则是愿望，通过发出的语言将愿望转化为现实。

当然，这种能力也是因人而异，每个言灵师的能力都会有所不同。

窗外天寒地冻的，饱经摧残的小木屋在冷风中不停地摇摇晃晃，年久失修的窗框也吱嘎吱嘎作响，处处都弥漫着危房的气息，安全系数绝对已经破表了，司徒天总觉得这里甚至不如建筑工地边上那些临时搭建的简易房来得安全。

缓缓睁开眼，他躺在床上望着单薄到随时都有可能被积雪压垮的屋顶，食指和中指时不时相互摩擦，静静地整理着自己已经乱成一团的思绪。

脑袋还嗡嗡作响，非常难受，嗓子也疼得厉害，应该是重感冒了吧。

“喀喀！”

一串断断续续的咳嗽似乎已经验证了他的猜测。

不过好在眼前不再模糊，司徒天终于看清楚了屋里的一切摆设，包括那些昨天被他误以为是煤块堆，实则是积成小山状的烂布脏衣服全纠结成了团儿，还有瘸腿桌子和起皮的墙壁，以及那粗糙如小土丘的地面……

经过一夜令人烦躁的超差睡眠，司徒天勉强接受了自己失忆的现实。

经过昨晚的试探和套话，他已经从家里最年长的孩子口中得知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具体姓什么孩子们也不知道，那一双双澄澈的大眼睛中并没有一丝隐瞒的情愫，有的只是疑惑。

他们觉得自己的爸爸变得好奇怪！

“呜呜呜，爸爸你真的没事吗？”

“可怜的爸爸……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成年？”

“爸爸你不要像妈妈那样抛下我们，我们会很乖的，我们真的会很乖

很乖！”几个小少年到最后竟然哭成了一团，小鼻子蹭得红彤彤的。

司徒天认为这已经可以判断出——首先，“我”对孩子们的教育并不到位，瞧着都有十几岁了，竟然还没改掉哭鼻子的毛病。

慢慢地，我又从戴眼镜的孩子那儿知道了“我”现在并没有固定收入，暴风雪前的储备粮来源是邻村的村落首领家的仆人住处。

不是通过正当途径领来的，而是路过的时候，全家一起从那里顺来的！

“我”居然是个无业游民，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不说，还经常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已经有带坏孩子的趋势了。

司徒天皱眉，一个无所事事的混混，家中穷得揭不开锅却依然不求上进，被老婆踹了……还有这房子，破得简直令人发指，而且孩子们表示房子只是借住的，雪停以后他们必须搬离这里。

没房没存款没工作……那我当初到底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

五个！居然有五个！还是在这样恶劣的家庭条件下。

啊，头痛！

由于屋子里没有灯也没有类似烛台等可以照明的工具，窗户和门又因为大雪没停而关得紧紧的，导致室内光线异常昏暗，五个少年就蜷缩着他们小小瘦瘦的身体，共同裹着一个破陋的毯子，瑟瑟发抖着挤在黑漆漆的墙角打盹。

因为全家唯一的一张床，此时正被他睡在身下。

“爸爸，你醒了？”家中老四，同时也是昨天爬上床后被司徒天揉脑袋问家里大人在哪儿的孩子，此时小心翼翼地从小毯子里钻了出来，迈着柔软的小短腿儿颠颠地朝他跑了过来。

整个过程中老四基本没有发出声音。

他只是出于龙道主义才不想吵醒他们四个，绝对不是因为其中两个起床气很严重吵醒了他们后他也许会挨揍！

龙尘斯愤恨地握紧了小拳头：等小爷成年后……

司徒天微微一怔，就感觉一双冷冰冰的小肉手触碰到了自己的额头上。

小四很吃力地踮起脚，终于在小脸憋到涨红前成功摸到了自家爸爸的

脑门，他的皮肤很光滑，温度滚烫灼人，但是对一个冻到脸色发青手脚发麻的孩子来说很有吸引力。

真暖和啊！根本就不想把手放下来怎么办？

司徒天见他一脸期待，便忍不住问：“冷了吧，要不要上来睡一会儿？”

小爪被一只大手温柔包裹着，暖融融的触感令小孩儿眼睛顿时一亮，真的可以吗？

随即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要！”

“不行！”戴眼镜的小少年不知道何时走了过来，他习惯性地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圆润的小脸上露出了与年龄不符的严肃与成熟，只是那肥大到衣摆拖到地面上的毛衣令稚气未脱的眼镜小少年看上去像个故意在逗你开心的小大人，“爸爸在生病，你不要打扰爸爸休息！”

眼镜小少年义正词严，但是爸爸……

司徒天顺了顺额头暴出的青筋，在心底默默给自己洗脑——那两个字只是个称呼，只是称呼！根本不能代表什么！

“可是……”龙尘斯有些不甘地咬了咬粉唇，大冷天的谁愿意和你们挤在墙角睡，小爷的屁股都快硌出血了！

无论是抢毯子还是和对方口头理论甚至直接扑上去掐架，他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悲剧！龙尘斯早就深深地意识到了这点。

于是……我不和你硬拼，这不是还有个“爸爸”在吗？

“爸爸！”内心暗恨不已的小少年一转脸，眼底已经聚集了不少湿润的水汽，可怜巴巴地憋了几口气，还咬红了嘴唇，硬是让眼角冒出了几滴水来。

演技乃实力派，不解释！

“爸爸……呜呜呜……好想和爸爸一起睡床！”

眼镜少年熊茂的嘴角抽得一塌糊涂，这个丢人没下限的货……

“上来吧。”司徒天被两个孩子可爱的表情逗笑了，张开双臂，有点吃力，却还是努力将肉嘟嘟的小少年抱到了硬板床上，快速裹好薄被，顺势还掐了两把他娇嫩的脸蛋。

接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眼镜小少年身上，小小年纪就近视了。

“你也上来吧。”说着朝小眼镜也伸出了双臂。

做家长的不能偏心眼，而且他身上的责任也无法推却。

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

龙尘斯傻了，熊茂也傻了。

等他们都回神的时候，两个人已经肩膀贴肩膀亲密无间地靠拢成了一排，被瘦弱的男人搂在了怀里，单薄的被子几乎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男人一定很冷，但是笑容看上去非常温暖。

“你……”在参差不齐的刘海的遮掩下的，是两个孩子复杂的目光。

这个男人……

司徒天轻轻拍了拍他们的背表示安抚，又朝墙角边已经醒来的另外三个小豆丁发出了邀请：“一起过来吧。”

三个小孩僵硬着身体，谁也没动。

像是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反应，司徒天无奈地笑了笑，安顿好床上的两个小家伙后就踩着布鞋去逮剩下的三个。

将他们抱上床后，司徒天先给他们裹了层被子，又加了层毯子，然后还算满意地点点头——虽然做不到足够保暖，但是比起之前那样窝在墙角里睡觉要强多了。

五个孩子几乎占满了整张床，他却并不在意没了自己睡觉的地方。

“爸爸，你呢？”龙尘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呵呵，睡了一天我已经不困了，你们再睡一会儿，现在天还早。”司徒天身体虚弱，精神状态却不错。

再这样高烧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最好能弄点药草或酒精，感冒药咳嗽药他已经不能指望了。

“爸爸！”

“嗯？”司徒天侧身看了看一脸难受的龙尘斯，“怎么？吃饭的时候我会叫你们。”

“不是的，爸……”嗷，好痛！该死的熊猫，别再掐了！

见小孩儿脸色铁青，司徒天脚步一顿：“想尿尿了？”

龙尘斯一个激灵坐直身体，没尿都快被掐出来了，但是……

“不是，嗷……床要……”塌了！

轰隆！小屋里浮起一朵别样的蘑菇云。

“喀喀喀——”嗓子被呛得一紧，司徒天半眯起眼睛，同时用手扶住

了凹凸不平的黑色墙面，努力平衡着自己孱弱的身体。

这种无力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产生烦躁感。

不，必须冷静。

屋子面积本就不算大，现在又飞得到处都是木头屑，这让室内空气变得有些浑浊，令他这个还被重感冒困扰的人艰难地吸了两口气后，实在忍不住跑去打开了窗户。

冷风不断灌入，呼吸起来却轻松多了。

“呼——儿子？”司徒天闭上眼睛，用力揉捏着酸胀的太阳穴，试着压下那阵阵袭来的眩晕感。

关窗户时，他的动作已经开始吃力了，这种虚弱的状态真的令人特别烦躁。

“喀喀，爸爸，我们都没事。”

“喀，那就好。”听到了孩子们声音无异，司徒天放心地靠在窗边闭目养神，慢慢积攒体力。

此时五个高矮不一的小小少年已经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迈着他们的小短腿儿小心翼翼地远离事故现场，当然，他们并没有忘记带走薄被和毯子，因为接下来取暖还要指望它们。

全家唯一的一张床就这样毁掉了。

反正破成那样也不需要心疼，就是木屑碎渣打扫起来麻烦一些。

确认脱离“危险区”后，相叠的小身影快速分开，其中四个，目光齐刷刷地聚向抽噎着鼻子眼眶含泪的龙尘斯。

率先开口的还是老二熊茂，他推了推歪掉的眼镜，声音刻意压得很低：“龙尘斯，你这几天又胖了。”

断粮三天还能长膘？

真是难以想象的体质，值得进一步研究。

龙尘斯恶狠狠地瞪了回去，眼眶还有些红，脸颊上甚至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泪水，他气势汹汹，声音却并不大：“你算什么东西！要你管！”

刚才是谁动了小爷的屁股！

家里的老三，有着一头柔软卷翘灰发的司狼甜甜地勾出一抹灿烂的笑容，细声低语：“小龙的屁屁还是这么敏感！呵呵，真可爱。”

可爱的娃娃脸上偏摆出了怪叔叔的猥琐笑。

弹性足，手感好，随便掐两下就哭了，小四儿真招人疼！

“哼！原来是你这个浑身长毛的家伙！”龙尘斯爹起了浑身的毛，抬手用力抹了一把眼角，心中不禁暗恨起少年期龙族的致命弱点。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他堂堂一条“巨”龙也不至于混到在家里排行第四。

你们这群浑蛋等小爷成年！到时候小爷虐你们如砍瓜切菜！

巨龙报仇，百年不迟！

小爷成年晚，但是小爷活得久！

没错，这一家五个小小少年的排序不是按年龄，而是靠……武力值。

而很不幸的是，除却自闭倾向严重以至于与世隔绝的老五外，另外三个，龙尘斯是一个也掐不过。

虽然他才是家里年纪最大的那个！

龙族较为特殊，他们是七十岁才成年，而其他种族均为五十岁。

成年线是洛牙大陆上每一个种族的大跨越，他们在成年前与幼年形态毫无差别，看起来就像人类十岁出头的少年。

而一些特殊能力是只有在成年后才得以彰显的。

其中只有人类除外。

人族是洛牙大陆上唯一不能进化的种族。

但外族从来不会轻易去挑拨他们。

人族中不仅有两个能力卓越的高阶领导者——光翼和暗翼，还因为人族那群单细胞的笨蛋，极其容易热血沸腾。

他们好战过头了。

可能不是最牛的，却永远是最执着的！

哪怕手里只有一把锄头，一把铁锹、铁铲，也敢与你死拼，直到他们咽气。

当然，上面的东西我们自己心底清楚就可以了，怎么可能和这个烧坏脑子的男人说！

啪！

这时，明明已有62岁“高龄”，却还是家里最矮最弱的龙尘斯被熊茂抽了个大栗暴。熊茂乃是珍贵的熊猫一族，他们非凡的力量和卓越的头脑总是令许多种族望尘莫及。

“小龙，你这是要造反吗？要记得称呼我为二哥，爸爸还在生病，你要懂些事。”暗指还生着病的某男人可救不了你，所以你装可怜也没用的，小、幼、龙！

司狼赞同地点点头，只是笑眯眯的脸看上去有些阴森：“我是三哥哦，小龙，不要忘了用敬语。”

他一向喜欢自己银灰色的毛发，平日里保养工作做得非常到位，最听不得有谁诋毁他的毛发。

“呸！我才是家里最年长的！你们装什么长辈！”疼到直接飙泪，龙尘斯愤恨地挥舞起了肉乎乎的小拳头。

燃起来了。

我要成年啊！

打扁你们这群欺负我的浑蛋，啊啊啊！

噼啦啦——

一个灼人心肺的火球在龙尘斯彻底暴走前袭向了他最心爱的黑色卷曲发尾和浓密的眉毛，火苗并没有蔓延，甚至都没有击中他的要害。尽管如此，这一下可比杀去他半条命更有威慑力。

这不是失手，只是在警告。

而吐出火的家中真正老大则一脸木讷，用手轻轻地顺了顺老三司狼柔软的头，声音听不出个喜怒来：“给大家道歉。”

“对不起，大哥二哥三哥，我错了。”龙尘斯身子僵直，一字一句，声音如蚊虫。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昏暗的墙角旁，不知何时坐起来抱着旧毛毯打起盹的老五斯莱特，缓缓睁开了眼睛。

很快，又静静地合上。

“爸！”龙尘斯无声抽噎了几下，一抬头就对上了男人饱含关心的视线，紧绷的小神经刚一放松，就感到一双滚烫的大手已经抚上了他的头顶。

“呜呜呜，爸爸！”水汽又从眼底冒了出来。

于是，演技派的某条龙开始了表演。

两只小肉手抱住司徒天的脖子不放，鼻涕眼泪全蹭上去，声音楚楚可

怜：“爸爸！哥哥们都欺负我！”

除了老五外的其他三个小家伙顿时无语了。

他真的是个高阶种族吗？

老二熊茂揉了揉太阳穴，总觉得比他更丢脸。

“别哭了。”司徒天温柔地顺着毛，询问的目光落在了老大的身上，“炎，怎么回事？”

他刚才犯迷糊的工夫，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确实，孩子们不仅刻意压低了声音，而且每一句又恰好点到为止，很巧妙地转开了真正的含义，空气中只有淡淡的烧焦味道。

嗯？小四的头发和眉毛怎么……

“炎？”

“没事。”老大垂下头，避开了司徒天询问的目光。

还是老三司狼蹦跶着小萝卜腿儿，颠颠地蹭到了司徒天的面前，没说话就先扬起了甜甜的笑脸。

若是论起撒娇，他可不输于小龙！

“爸爸，还不是小四嘛！总不让人省心，唉！”我是一个为弟弟惆怅担忧的好哥哥，你还不夸我吗？

老二跟着适时插言：“是啊，小四这孩子真不听话，我们都告诉他多少次了，不要总偷偷玩火。”

龙尘斯：“……”

什么？我玩火？

如果真玩火，肯定先烧了你们！为大陆除害！

但是憋屈了半天，骂人技术不佳的龙少年憋了半天只蹦出了两个字——浑蛋！

还是声音很小，低到模糊不清的那种。

纵使 he 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骂出来，可对上司徒天的视线以后，龙尘斯就彻底沉默了。

我是脑抽了才会想要和一个笨人类讲这种事情！尤其还是一个发烧烧到糊涂，连我们是被他“捡”回来的都忘掉了的蠢货！

说什么都信，他真是蠢到没救了！

就算真的说了，他能理解什么？又能帮我什么？

无非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多分我一小片鸡肉！

我大龙族一向能屈能伸，忍辱负重！

所以——

“对不起爸爸，这次是我不对，我下次再也不玩火了！一定听爸爸和哥哥的话。”直到成年。

等小爷成年了，飞黄腾达变身了，你们都是我盘中的午餐！必须全部烧熟吃掉！

三个小家伙非常鄙视地扫了某条龙一眼：你如果不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我们或许会相信几分。

总觉得哪里有违和感。

但直到司徒天找出家里唯一一把还没生锈勉强能使用的剪刀给小四剃毛的时候，他也没有想明白究竟是哪里不对劲。

也许，是我多想了吧。

顺便把自己油乎乎的长发也剃掉一些，也不知道几天没洗了，真难受。

“阿嚏！”

“爸爸，这是纸巾。”

“谢谢三儿。”

“爸爸还是叫我小狼吧，炎他们都这样叫我。”司狼又开始用他那张可爱的娃娃脸卖萌了，银灰色的发梢微微卷曲，“家里用过一次的纸巾只剩下这些了，如果爸爸不够，还有一些是用过两次还没丢掉的。”

司徒天沉默了片刻：“不，已经够了。”

司徒天看着手中淡黄色的软纸，丢也不是，留也不是。

这就是家里的现状。

而这一天，令人最欣喜的是在打扫木屑和寻找剪刀的过程中，他从垃圾堆里意外地挖出了一瓶酒精。

司徒天咬牙用这瓶刺鼻的液体擦遍了身体，后背是在沉默寡言的老大的帮助下顺利完成的。

如今没了床，家里六个只能睡地上了。

我该怎么办？身上已经开始发汗的司徒天无声地望着棚顶。

左侧是睡姿不雅、整个贴上来的龙尘斯，右侧是喜欢卖萌又爱惜自己